



全家福

老舍著



(三幕七场话剧)

老舍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全國解放后，老劇作家老舍以充沛的創作熱情，寫作了不少歌頌新社會的劇作。在這部話劇中，作者以生動的戲劇語言，通過一個普通家庭悲欢離合的故事，深刻地對新舊社會作出了鮮明的對比。劇中人王仁利，在敵偽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下，一家妻离子散；解放后，在人民警察積極主動的幫助下，他們全家終於得以團圓。作者借這一題材，熱情而風趣地歌頌了新社會，深入而細緻地反映了人民警察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

這個劇本曾於一九五九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全 家 福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東單印棚廠印棚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736 字數47,000 印張 $2\frac{13}{16}$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頁2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2000冊 定價(4)0.29元

人 物 表

諸所长 男,三十岁左右,党员,某派出所所长。

平海燕 女,二十四岁,团员,民警。

刘超云 男,二十多岁,民警。

李珍桂 女,四十七八岁,街道上积极分子。王仁利之妻,李天祥的继母,原名王桂珍。

李天祥 男,二十七岁,复员军人。

王仁利 男,五十来岁,运输工人。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

王仁德 男,四十多岁,仁利之弟,莲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员。

王秀竹 女,二十五岁,工人。

王新英 男,二十岁,学生。

丁 宏 男,二十六岁,工人,秀竹的未婚夫。

沈维义 男,十九岁,新英的学友,团员。

林三嫂 女,三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井奶奶 女,八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

于 壮 男,二十多岁,民警。

唐大哥 男,三十多岁,工人。

唐大嫂 女,三十岁,唐大哥之妻。

第一幕

第一場

时：一九五八年初春，早晨。

地：北京某胡同內。

人：平海燕

王仁利

李珍桂

林三嫂

井奶奶

刘超云

諸所长

李天祥

幕启：某胡同的一株大树下，树叶刚出芽。平海燕立，
王仁利倚树而坐。

平海燕：怎样啦？大叔！

王仁利：行了，不要紧啦！

平海燕：我陪您到医院去看看吧？

王仁利：不用！不用！刚才我心里一阵闹得慌，现在过

去了！好姑娘，好同志，甭管我啦！我再定定神，就可以去上班！

平海燕：那我可不放心！您要是不願意上医院，我把您送回家去，然后打电话給您請半天假吧？

王仁利：別，別請假！工作正緊張，我哪能动不动就請假呢？（立）

平海燕：那么，我去給您找点开水，喝完再走？

王仁利：也不用，好同志！唉！同志，你知道嗎，在解放前，我专受警察的气！

平海燕：您从前……

王仁利：卖力气吃飯，什么都干过，也蹬过三輪兒。哼，一想起当年的警察，再看看今天的警察，真，真是一言难尽！我受过多少欺侮啊！

平海燕：您受的那些气呀，我也赶上了个尾巴！

王仁利：你比我幸福多了，姑娘！我呀，并不比那时候街面上的任何人特別坏，可也不特別好，沒作过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一想起来，我心里就发愧！

平海燕：那时候您就恨旧社会！

王仁利：同志，那时候我沒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出个坏主意，报复一下！

平海燕：您举个例子吧！

王仁利：啊——在北京淪陷时期，人人得給日本兵行礼！

有一天我故意沒行礼。日本兵好揍了我一頓。后来，我拉上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我也好好地揍了他一頓！

平海燕：大叔，您有根！

王仁利：別叫我臉上發燒了吧，同志！我有什么根哪？

我沒作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

平海燕：您現在可是挺好啊！

王仁利：現在我要是再不要强，还算个人嗎？北京一解放啊，救了我的命！

平海燕：您現在是……

王仁利：去年还蹬三輪，現在是运输工人了。

平海燕：家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吧？

王仁利：很好！很好！

平海燕：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王仁利：（回答不上来）有……啊，有……同志，謝謝你，我行啦，赶紧去上班！（下）

李珍桂上。

平海燕：大叔，我陪您走几步吧！（同王走）

王仁利：同志，同志！你回去吧，回去吧，我真行啦！

平海燕：我跟您走几步，看看您是不是真行啦！

王仁利：好，你看！（大步走，平随下）

李珍桂：（呆呆地看着王的背影）他？他？他上这儿干嗎来啦！

莫非……

平海燕：（回來）李大媽，我問您上哪兒去？您干嗎直勾勾地發楞啊？

李珍桂：（不願意回答）啊，啊，我上車站接我的兒子天祥去！他復員了，回來住幾天，然後到工廠搞生產去。

平海燕：天祥就回來？那可真好！

李珍桂：是呀！我說，剛才那個人，你認識嗎？

平海燕：不認識。他走着走着直晃悠，我把他攆到樹下邊坐了一會兒。我問他家裡有什麼人，他好象不願意說。

李珍桂：不願意說。

平海燕：喲！我忘了告訴他，我們管替人民尋親覓友。

難道他也許把家裡的人丟啦？解放前那些年，天下大亂，有多少多少人家丟了親人！

李珍桂：還不光丟了啊，我的好姑娘！賣兒賣女的事多得很呢！那個人不住在咱們這溜兒吧？

平海燕：我沒問他在哪兒住，他不象是咱們這一區的。

李珍桂：也沒問他姓什麼嗎？

平海燕：問啦，他姓王，從前是蹬三輪的，現在是運輸工人。

李珍桂：噢……

平海燕：怎麼啦？李大媽！

李珍桂：沒，沒什麼！我既作街道工作，就得关心别人哪！

平海燕：在您当治保委員以前，您就爱帮助别人！

李珍桂：你真会鼓励我！好，我快走吧！

平海燕：我給您叫辆三輪吧？

李珍桂：不用！我会坐电車去，一会儿就到！嘔，再告訴你一件事，小平！我們院子的林三嫂，前些日子，不是逛厂甸把孩子丢了，叫小刘同志給找回来了嗎？

平海燕：是呀，林三嫂三十好几了，还象个孩子，喇喇忽忽的！

李珍桂：从那天起，她积极起来，进步的还真不坏哩！咱們都得給她打气，对不对？

平海燕：对！我馬上看看她去！您快走吧，大媽！

李珍桂：我馬上走！一会儿就回来，我想准有大汽車送我們！（下）

林三嫂挑着水桶出来。

平海燕：三嫂！挑水去呀？

林三嫂：是呀，我挑，省得又麻煩你們的小刘同志啊！

平海燕：哼，恐怕小刘不見得高兴！

林三嫂：他不高兴，我們可全高兴了呢！李大媽，我，还有全院的人都說了：咱們院子里这么多人，可是天天小刘同志来給井老奶奶挑水，說不下去！今天由我

开个头儿，我抓早去挑，挑滿了缸！

平海燕：三嫂你真行！

林三嫂：好嘛，就专凭小刘同志給我找着了孩子，我也得
卖卖力气！你看我多么馬虎呀，净管自己看这个看
那个，会把小虎儿給丢了！

平海燕：好在不会真丢了！

林三嫂：那不是因为你們真負責任嗎？好家伙，別說真
丢了，丢一会儿还差点把我急死呢！

平海燕：三嫂，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您也出去找点工
作，跃进一下，不好嗎？

林三嫂：是呀，我也想过啦，在家里跃进不起来呀！

平海燕：对！得出去加入个什么組織！

林三嫂：可是呀，就怕老林不願意！

平海燕：請李大媽劝劝他呀！大伙儿不是都願意听李大
媽的話嗎？

林三嫂：对！

井奶奶出来。

平海燕：老奶奶，您好哇？好几天沒看見您啦！

井奶奶：(开玩笑地)你这个姑娘不想着老奶奶嘛！看人家
刘同志，林三嫂，真跟我的亲儿女一样！

平海燕：論岁数，我得是您的孙女，老奶奶！

井奶奶：哎！你們真叫我这老婆子心里痛快啊！八十岁

了，沒想到你們對我都這麼好，叫我還想再活八十！

三嫂啊，挑半桶吧，我一個人喝不了那麼多水！

林三嫂：半桶哪行呢？小劉同志待會兒一看，缸沒滿，他
准得又去挑！

井奶奶：真是的，誰見過當巡捕的給老街坊挑水呢？

林三嫂：老太太，現在不叫當巡捕的，叫人民警察！

井奶奶：我知道啊！可是，五十年前的話呀說着順嘴兒！

平海燕：老奶奶，您也不光說五十年前的話，對眼前的事
也挺關心的！

井奶奶：真會說話呀！你的話就好比玫瑰花儿張開了嘴
兒，一股子香味兒鑽到我心裡去！嗯，嗯，我得告訴
你：李大媽呀，剛才上車站接兒子去了。

平海燕：是呀，我剛剛碰見了她，她高高兴兴的！

井奶奶：高高兴兴的？在她出門之前，我去讓她喝我一
碗剛沏好了的茶。她呀，在屋裡掉眼淚呢！

林三嫂：掉眼淚？那不象李大媽呀！她是咱們這兒的積
極分子，不管風裡雨裡，什麼事都走到前面，沒皺過
眉，干嗎掉眼淚呢？難道她不要她的兒子天祥嗎？

井奶奶：三嫂，你可千萬別亂說！她搬到這兒來的時候，
老伴兒已經死啦，她只帶着天祥，母子倆呀寸步不
離，別提多麼親熱啦！

平海燕：您沒問過李大媽，她的老伴是誰，從哪兒搬來

的？

井奶奶：問過，她只說是由城外頭搬來的，別的呀，什麼也不說！

平海燕：城外頭還有什麼親戚嗎？

井奶奶：天祥告訴我，他還有個叔叔！

林三嫂：說也奇怪，這几年了，咱們誰也沒見過這個叔叔！

井奶奶：三嫂，我可不准你刨根問底地去問李大媽！你的嘴笨，說話沒有分寸！

平海燕：對，三嫂，老奶奶想的對！咱們都願意幫助人，可別叫人家覺得不好受！

林三嫂：哎！我就是個爆竹筒子！好，我多幹點事兒，少說話！可是老奶奶也愛发脾气，不象李大媽那麼有耐心，會說服人！

井奶奶：反正我比你強點！

平海燕：老奶奶，您想，李大媽干嗎掉眼淚呢？

井奶奶：我猜呀，莫非她还另有兒女，所以一聽說天祥回來，勾起來傷心？

平海燕：嗯！您想的有點意思！老奶奶，您得下點工夫，隨機應變地問問李大媽和天祥。咱們不能袖手旁觀，看着別人掉眼淚呀！

林三嫂：哼，我就不掉眼淚。遇見難事，我哇哇地哭！

(看見刘超云來了) 哟！小刘同志來了，我快跑！（跑下）

刘超云：（赶过来）老奶奶，这是怎么回事？您叫林三嫂給挑水啦？

井奶奶：哪是我的主意呀，她自己要去！得啦，誰挑不一样啊，反正我老婆子沾了大伙儿的光！

諸所长走来。

諸所长：井奶奶！您好啊？

井奶奶：好啊！諸所长！来，說会儿話吧！

諸所长：不啦，我有事去！小平，你回去查一查拣来的失物，有到期上交的赶紧交上去，我一会儿就回来！老奶奶，再見！（下）

平海燕：我就去，所长！老奶奶，过两天，天长点儿，我来給您拆洗被子！

井奶奶：那就更不敢当啦！再說，李大媽已經定下了，你說晚啦，好姑娘！

刘超云：小平，你去吧，我招呼着老奶奶！

平海燕：老奶奶，再見！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們作，我們都是您的儿女！

井奶奶：哎！哎！（望着平的后影）多么体面的姑娘啊！从前哪，我見着穿制服的就躲到远远的去；現在，我越看你們就越愛你們，你們簡直都象鮮花似的那么叫人愛看！

刘超云：老奶奶，別夸奖我們了吧！我們的工作并沒都作好！我們哪，大多數都年紀輕，嘴上无毛，辦事不牢！

井奶奶：你呀，小伙子，謙虛的有点过火！給我挑水的是你，給林三嫂找到孩子的也是你！那天，为救火，你还受了点伤！

刘超云：那……那都算不了什么！

井奶奶：算不了什么？你不明白呀，我們这上了年紀的人，从前遇見的淨是惨事儿！現在呀，你們叫我这黄土埋了半截的老婆子心里老热忽忽的！

林三嫂挑水回来。

林三嫂：哟！刘同志，还在这儿哪？

刘超云：专等跟你換肩儿呢，三嫂！我来！（搶水桶）

林三嫂：別搶！不把水倒在缸里，不能算我完成任务呀！

井奶奶：三嫂啊，叫他挑进去吧！要不然，你再丢了孩子，他可不管找啦！

林三嫂：老奶奶，您也学会拿我开心啦？（把水桶让給刘）

井奶奶：活到老学到老嘛！（笑）

胡同口外有大汽車停住声，众人告别声。

林三嫂：大概是天祥回来了！真快！（迎过去）

李天祥扛着行李，同媽媽上。

林三嫂：大兄弟，天祥！回来啦？

李天祥：回来喽！你好哇？三嫂！老奶奶，您更硬朗啦！

（放下行李）

井奶奶：唉！我大概永远死不了啦！近来连伤风咳嗽都

跟我请了假喽！好孩子，你，你简直象个小老虎嘛！

李珍桂：老奶奶，他不光是身体好啊，还学了文化，已经

是初中毕业的程度啦！

井奶奶：文武双全，横是快作元帅了！

李天祥：我复员了，老奶奶，作不了元帅！

李珍桂：天祥过两天就下工厂，我看他作个劳动模范，倒

有把握！

刘超云：（出来，仍挑着桶）天祥！天祥同志！（伸出手去）

李天祥：（握手）超云！服务的劲儿还是这么大！（就手儿接

过水桶去）

刘超云：怎么回事？

李天祥：怎么回事？有复员军人的地方，叫你去挑水，听

说过吗？

井奶奶：别挑喽！谁也别去！我的肚子装不下四桶水！

刘超云：这回不是给您挑，是给林三嫂！

林三嫂：给我挑？

刘超云：啊！你只顾了老奶奶，不看看自己的缸！

林三嫂：我的缸空啦？

刘超云：大概从昨天就空了！